

顏真卿

刘金忠广播剧选



顏真卿

刘金忠广播剧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颤 真 鸣

刘金忠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 1/4 插页2 字数103000

1990年12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5306-0616-6/I·525

定价：2.90元

刘金忠的广播剧艺术（代序）

孙越生

没有哪一种文明，能够离开爱国主义的沃土而生长，也没有哪一种爱国主义，不以浇灌文明的花朵而自豪。

鲁西北有过文明昌盛的往昔，也有过赤地千里的历史。

华夏文明在这片土地上延绵，也和在同文化圈的其他土地上滋长一样，都是由于无数优秀中华儿女用自己的鲜血抗争了罪恶势力的刀光火影之后才实现的。

华夏文明的鲁西北传人，有天职歌颂这种爱国主义的文明和文明的爱国主义，有天职用自己的慷慨悲歌，真实生动地唱出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一幕幕血与火冲突的史诗。我们谱写血与火冲突的壮烈悲歌，就是希望永远消灭血与火冲突的可能，迎来友爱繁荣的文明，桐花烂漫的春天。

刘金忠，这位在鲁西北土生土长自学成才的优秀民间作家，浸透了这块土地上西北风的粗犷，流露出卫运河里长流水的清新。他引吭高唱鲁西北史诗的慷慨悲歌，就象孩儿呼唤爹娘那么亲切自然，就象恋人重逢时绽出带泪的笑那么感人肺腑。这是他的天职，也是他的骄傲。

本集收录的《颜真卿》和《颜杲卿》、《范筑先》和《取德州》两组姊妹作，分别再现了鲁西北历史上中古和现代两个时期各自的文明中最辉煌的爱国主义篇章；《被审判的村庄》则是这部宏伟悲壮的史诗延伸到当前时代的尾声。已经象大气凝化为露珠一样，历史悲剧的冲突已经内化为少女弱小心灵中一声催人泪下的呜咽，在我们美好的憧憬中一声促人深思的悲叹。没有哪种涟漪，比投河自殉激起的涟漪更能直通心灵深处的波澜了。

《真》剧和《杲》剧的高潮，都在于“献子”一幕。颜真卿为策反安禄山部将将刘正臣不惜遣送自己独子颜颇为人质的场面，颜杲卿在孤城城头为城下囚车中子孙八口人质生祭的场面，写出了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爱国爱民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高风亮节。这种无私无畏、凛然大义足以使天地惊而鬼神泣。它的教育意义，永世不可磨灭。颜真卿不仅是书法艺术的一代宗师，而且是有远见卓识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这一点鲜为常人所知。《真》剧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范》剧和《取》剧的中心思想，都在于点出历史的胜者必属于人民，唯人民能成其大智大仁大勇的伟业。“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确为百验不爽和颠扑不破的爱国主义至理名言。两剧突出了这一真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鲁西北抗日战争中人民的正面表现和顽伪的反面表现。

把宏伟的历史画卷和深刻的人间哲理浓缩在广播剧的小小篇幅之中，没有高度的艺术才能和扎实的史学功底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而对一位原先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自学成才者来说，就更其难能可贵了，由此可见作者的勤奋必有其过

人之处。

刘金忠曾谢绝过许多人劝他写武侠、神探之类的畅销书去猎名逐利的美意，而宁愿长年枯坐图书馆冷板凳研读史书，为创作历史剧打好基础，说明他是一位有自己崇高艺术追求的作家。

鲁西北的陵县至今还保存着颜真卿的真迹“东方朔画赞碑”和西汉诙谐文学大师东方朔的墓冢。千百年的风雨，仿佛已经把颜真卿的雄浑厚重和东方朔的幽默机俏这种特殊的艺术风格潜移默化在这片莽莽大地之中，又不时在这儿那儿萌生出它的新苗嫩芽。我曾在鲁西北长期蹲点进行农村调研，读过刘金忠多篇剧本和小说，深深感到他的艺术风格也闪烁着鲁西北民间传统智慧的耀斑：用东方朔式的滑稽突梯表现颜真卿式的豪迈悲壮。这是带泪的笑，笑得更率真；这是透过悲壮的乐观，乐观得更深沉。希望作者在这方面继续弘扬，多加锤炼，以形成华夏文明在鲁西北的特殊风格。

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八日
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

目 录

颤真卿	(1)
✓ 颤呆卿	(22)
✓ 取德州	(43)
✓ 范筑先将军	(97)
✓ 被审判的村庄	(135)
后记	(148)
运河的儿子	—— 刘金忠印象
	栗文述 (156)

颜 真 卿

〔行云流水般的音乐旋律中……车声辚辚，涛声阵阵。〕
解 说：（沉浑有力）公元七百五十三年，在位四十一年的唐玄宗李隆基越来越沉湎酒色，不问国事，朝廷大事皆由杨贵妃的哥哥、左相杨国忠为所欲为。而唐王朝的军队掌握在镇守边境的十镇节度使手中，仅安禄山一人就兼任了河东、卢龙、范阳三个镇的节度使，拥有二十万精兵，控制了黄河以北的半壁河山。安禄山野心勃勃，随时准备发动叛乱，夺取唐王朝的天下。

朝廷大臣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看出了这种危机四伏的形势，著名的书法艺术家、官居殿中侍御史的颜真卿就是其中的一个。颜真卿向唐玄宗奏请革去安禄山的职务。由于安禄山是杨贵妃的干儿子，正得到玄宗的信任。因此四十三岁的颜真卿被逐出京师，贬谪为平原郡太守。

〔效果：辚辚车声，嘶嘶马嘶。〕

车 夫：吁——启禀太守大人，来到土桥古渡，前面就是平原郡啦！

颤 颤：父亲，来到平原郡啦！唉，这是什么河？

颤真卿：（慈祥地、娓娓动听地）颤儿，这是马颊河，古时候，大禹王治水，共挖了九条河，把洪水导入东海，马颊河就是其中的一条大河。

颤 颤：啊，马颊河，真好看，流水这么清，杨柳这么绿，岸上到处是葵花、野菊花，好美啊！

颤真卿：是啊，颤儿，这儿不但有林木水泉之秀，还是汉朝著名的文学家东方朔先生的故乡。在城东神头镇，有东方朔墓，有东方朔祠堂，还有四十年前立的一块东方朔画赞碑呢！

颤 颤：啊，东方朔画赞碑，那一定是很有趣的！平原郡真好！

颤真卿：（深挚地）是啊，咱们中华古国，是无山不秀，有水皆美，到处都是好地方——连你身上穿的这丝绸衣服，也是平原郡的百姓织的呢！

颤 颤：父亲，你不是说先带我回老家鄆衍郡去么？怎么一直就到这平原郡来啦？

颤真卿：颤儿，等过些时候，我公务得闲了，再带你回老家去看祖父祖母吧。

颤 颤：我不，我不嘛！路上，你说得多好，咱们老家，有沂蒙山，有鄆衍台，有沂水河，满山遍野都是柿子树，祖父祖母还给我留着柿饼子呢！闹了半天，都是哄我玩的！

颤真卿：（自觉歉然）颤儿，你不要闹嘛，过些日子我一定带你回老家就是了。

颜 颇：我不，我就不……

颜夫人：颇儿，不要闹，你父亲心里有事！

颜 颇：父亲，母亲说你心里有事，真的吗？

颜真卿：（感慨地）唉——，心里的事可多啦，你才十岁，哪能懂得为父的心事啊！

颜 颇：（撒娇地）我懂，我懂。你不告诉我，哼，等回到老家不许你吃我的柿饼子！

颜真卿：（与夫人相视大笑）哈哈 哈……这孩子，这孩子哟！

颜夫人：老爷，平原郡到了，好一座壮观险要的城池。

颜真卿：（吟诗）村居疏落淡烟低，一片平芜入望迷；几曲清流垂柳外，千年遗迹夕阳西……啊，平原郡，平原郡，扼渤海古道，踞雄关要津，果然是形势险要，景色如画呀！只可惜，大战在即，要不然，这倒是做一番事业的好地方！

〔马蹄得得……〕

李 平：官车上可是太守颜大人么？

车 夫：是啊！

李 平：（策鞍下马）启禀使君大人，平原郡司兵参军李平，奉命迎接太守大人，本郡长史萧大人率各县县令大人及署衙官员，正在西门外看花寺迎候！

颜真卿：如此，李将军引路，上车！

〔轔轔车声，嘶嘶马嘶。〕

解 说：颜真卿心里明白，安禄山的老巢范阳距平原郡仅六百里之隔。安贼一旦兴兵叛乱，大兵朝发夕至，可

以在数天内把平原郡置于危境之中，所以，颜真卿到任之后……

〔粗犷豪放的鲁北打夯歌……〕

就以防霖雨为名，修浚城池，召募丁壮，训练人马，储备粮草，积极备战，对这场即将发生的军事叛乱作好了充分的准备。这一天……

〔马蹄得得，由远而近。〕

李 明：（七岁，童声甜嫩可爱，高呼）颜颇哥哥，颜颇哥哥……

颜真卿：这是谁家的娃娃？这么可爱？

李 肺：真卿贤弟，别来无恙啊！

颜真卿：（惊喜异常）哎呀，原来是李肺兄来了，可真没想到啊！

李 肺：小明，快叫颜伯伯，不认得颜伯伯了么？

李 明：（垂觉地）咋不认得，咱们家书房里，不是还有颜伯伯写的字么？颜伯伯，我找颜颇哥哥玩！

颜真卿：哦，李明贤侄，长这么高了，哦，真乖，让伯伯抱抱，亲亲，嗯，好！

李 明：伯伯的胡子扎疼我了，我不和你玩，我要找颜颇哥哥玩！

颜真卿：颜颇，颜颇，你看谁来了。

颜 颇：李伯父。哦，李明，明明小弟！

李 明：颜颇哥哥，我可看到你啦！

颜 颇：给，吃吧，可甜哪！

李 明：柿饼子，哪儿来的？

颜 颠：祖父祖母从老家临沂给我捎到长安去的，又从长安捎到这儿来啦！

李 明：真好吃，真甜哪！

颜 颠：我老家琊琊郡临沂县出产的。那儿，满山遍野都是柿子树，到秋上，柿子熟了，又大又红，咬一口，那才真叫甜哪！

李 明：啊，真叫棒，我去拿来吃！好么？

颜 颠：好的，等我回老家的时候，你也跟上去玩！

颜夫人：兄长来了。啊，小明明，我的心肝，让婶婶抱，哦，颇儿，我们到后花园去玩吧，让你父亲和李伯父说话！

李 明、颜 颠：哎。（手挽手嘻笑下。）

颜真卿：你看，又是一对好朋友！

李 肺：（畅怀地）哈哈哈……

李 肺：贤弟，这次杨国忠派你到平原郡来，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平原郡归安禄山管，他是想叫安禄山收拾你，贤弟多多当心！

颜真卿：多谢兄长提醒，小弟记下了。

李 肺：听说安禄山派平冽和段子光这一文一武两个走狗，巡察河北各郡。名义上巡视政务民情，实际上侦察防务，我看哪，这多一半是冲你来的！

颜真卿：噢，来得好快呀！段子光是个武夫，这平冽却是安禄山的左膀右臂，倒要认真对付！

李 肺：如今河北大地波诡云谲，一旦安禄山反叛，各郡都希望贤弟能奋举义旗，兴师勤王，率领我们抗击叛军，维护大唐统一……

颜真卿：（豪迈地）多谢兄长和诸郡大人信任，果有此日，
真卿当不负他们和河北父老的重望！

李 肺：（沉重地）我还有 一言相告……

〔音乐声起……〕

颜真卿：（意识到什么）哦……

李 肺：贤弟，你知道，景城兵力单薄，愚兄一介文弱书生，一旦景城失守，我是宁死也不当叛徒的。只有以身殉节，报效国家……

颜真卿：李肺兄长，我的好朋友，我们都该有这样的准备！

〔乐展。〕

解 说：李肺送来了安禄山即将派人来侦察平原郡虚实的重要情报，颜真卿不敢怠慢。当天夜里，他就召集平原郡的文武僚属商议好了一个应对之计……

〔音乐稍现。〕

解 说：安禄山派出的一文一武两个使者——平冽和段子光，来平原郡已经三天了，和李肺的估计不同的是，他们既想弄清颜真卿的虚实，又想拉拢颜真卿。颜真卿将计就计，三天来，他召集平原郡文士、名流，陪同他们饮酒赋诗，行觞咏之乐，弄得他们终日醉醺醺的。

〔效果：饮宴谈笑之声阵阵传来。〕

席间，颜真卿醉态百出，吟诗作对，装出一派浮浪文人的轻狂相，使段子光认定他不过是一个书呆子，而老奸巨猾的平冽却还半信半疑……但是，由于安禄山给的期限已近，他们只好动身前往乐安郡

了。

平 刎：颜大人和诸位大人不要远送，就此告别了。

段子光：是啊，颜大人，好好地写你的字，作你的诗，喝你的酒，安大帅那里，有我们呢！

颜真卿：大帅那里，全仗二位大人多多美言；城东北二十二里，有一神头镇，是汉代著名文学家东方朔先生故里。二位大人公务既毕，不可不去游览一番！

平 刎：啊，东方朔先生故里，倒是值得拜谒，只是……

颜真卿：二位大人此去乐安郡，本来路经神头镇。真卿愿率本郡诸位文士，一路相送大人到神头，聊表昔贤送君千里、长亭惜别之意！

平 刎：（喜孜孜地）只是，数日来诸多烦扰，无功受禄，已感歉然！怎好再让诸位屈尊枉驾！

颜真卿：大人不要客气。大人此来鄙郡，诸多指教，真是鄙城有幸，朔庙生辉！来人呀——

驿车夫：有！

颜真卿：打道神头镇！

驿车夫：是！

〔车声辚辚，马蹄得得。〕

〔车中——〕

平 刎：段大人，你看这颜真卿虚实如何呀？

段子光：哼！我看不过是个书呆子，只懂得喝酒、吃肉、作诗、写字！这样的太守越多越好！

平 刎：三天来，他弄了这班酸秀才缠住我们，从早晨喝到晚上，只喝得昏天黑地，我倒觉得不敢轻信！——

难道堂堂颜真卿果真这么迂腐无能？

段子光：你就是属司马懿的——疑心太重！他颜家辈辈出书呆子。你看他祖父、父亲，除了秘书监，就是著作郎，我看哪，到他这一辈，成了书虫子了！哈哈哈……

平 刎：但愿如此，且看他今天作何举动吧！

车 夫：吁，吁！

〔车马停住声。〕

颜真卿：平大人，段大人，已到神头镇，请大人下车观赏朔庙朔墓。

〔音乐起——〕

平 刎：啊呀，这真是想不到，东方朔一生诙谐的人，死后这般气象森严！

颜真卿：大人既有动于中，不可无诗，就请赐作一首吧！

平 刎：嗯嗯，这个，这个……（搔首弄姿、卖弄地）有了，“郁葱佳气绕神头，秦帝遥看作厌游；不为汉家钟曼倩，那劳车马到荒陬！”

颜真卿：平大人果然饱学之士，诗意图隽，处处有典！

平 刎：（得意）哪里哪里，见笑见笑！

〔音乐显现——〕

颜真卿：这里便是东方朔庙正殿了。

平 刎：啊啊，这便是东方先生画象了？

颜真卿：是啊，是啊！

平 刎：从画象观之，先生不象世间所传的那样矮小猥琐呀！

颜真卿：是的。从晋人夏侯湛的《东方朔画赞》一文来看，先生一生，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倒是有一腔凛然正

气！

〔音乐再起，舒缓有致，抒情优美……〕

颜真卿：殿内阴冷，请平大人段大人看看画赞碑吧！

平 列：这就是东方朔画赞碑？这碑亭倒是有气势，只是这碑可太小了，简直不成比例，遗憾，遗憾！

段子光：早听说颜大人书法极好，满朝文武官员都一齐交口称赞，连皇上也说好，咋不重写一块大点的画赞碑！平大人，你说呢？

平 列：（不得不凑趣）啊啊啊……是啊，是啊，倒也不失为一件千古盛事啊！

颜真卿：不瞒诸位大人说，平原郡父老亦久有此美意，不过真卿自撰笔拙字丑，深恐有辱古圣先贤，所以嘛……

诸文士：（见机而作）就请太守大人即刻挥翰，为本郡增光！

颜真卿：如此，真卿献丑了。

诸文士：（欣喜地）看庙师傅，文房四宝伺候！

〔乐声激扬……〕

颜真卿：（舒缓有致地朗诵）汉太中大夫东方先生画赞并序，晋夏侯湛撰，唐平原太守颜真卿书，大夫讳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

〔乐声朗诵声渐弱。〕

先生瑰伟博达，思周变通，以为浊世不可以富贵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颉颃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训也，故正谏以明节！……

平 刎：（内心独白）哎哟！颜真卿脸上有一股子凛然正气，这才是他的真相，我几乎被他蒙蔽了，不行，我得留下来，细细地考察考察！——慢着，下文有“民思其轨”一句，太宗叫李世民，本朝制度，写出皇帝名字是要犯侮慢君主的大罪的，果真那样，倒留给我一个制伏他的把柄，嘻！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知道避太宗名讳！

〔乐声渐强……〕

颜真卿：……精灵永戢，民思其轨，民……

〔乐声骤止！〕

一文士：（惊呼）大人，太宗名讳！

颜真卿：（大吃一惊）啊！这‘民思其轨’！哦，哦！这写了一多半的字，我看，就缺着这最后一笔吧！啊，真卿无状，险些侮慢君主，两位大人多多海涵！

平 刎：没有什么，笔下之误也是常有之事。这圣朝的讲究也太多了。

段子光：就是！

平 刎：（内心独白）书呆子，你看他写起字来如醉如痴的那个样儿！要是犯了太宗名讳，是要掉脑袋瓜子的！唉，这是一个爱书法胜过爱吃饭家伙的书呆子啊！看起来，我是过虑了。

平 刎：颜大人，平刎等公务在身，就此告辞了！

真 郎：怎么，就要走了么，让我送至十字路口。

平 刎：大人既有作书写碑的雅兴，不必送了！

颜真卿：哪里哪里，车夫！